

编译参考 增刊

國外作品選譯

第11期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

内 部 刊 物
注 意 保 存

國外作品選譯

（不定期刊物）

第十一期

1979年12月30日出版

工本費：0.50元

目 录

(3) 日 本 人 (续完)

[美] 赖肖尔著

(101) 一 场 较 量

(回忆录《莫斯科的岁月》中一章)

[南] 韦利科·米诺维奇著

•

(129) 克格勃罪行目击记

[苏] 约里·诺维科夫著

•

(185) 纽约第138街的街头战争

[美] H·希鲁姆 L·彪德尔著

(236) 英美名诗选译

[英] P·B·雪莱 诗六首

日 本 人〔续完〕

〔美〕埃德温·赖肖尔著

孟胜德 李郁文译

第五章 日本与外部世界

（三十三）战前的经历

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者说缺乏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一直是贯穿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有时只不过作为一种背景旋律，但已日益成为一种非常突出的主旋律。一亿一千五百万日本人，即使只有其中的半数，之所以能在他们狭小的列岛上生存下来，是因为日本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口大量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又能出口相应数量的工业产品以支付进口所需资金，并且还具有使这种大规模物资交流成为可能的世界和平和全球贸易的客观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则日本人的所有聪明才智和技术知识也就无法施展其所长。因此，适当的国际环境以及同各国人民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日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然而，国际关系是日本人感到最缺乏信心的一个领域。他们过去的经历并不有助于他们同外界进行接触。日本人非常显著的特性，异乎寻常的单一种族及其组织严密的社会等等这些力量和品德，在他们同外部世界接触时，有时反而成为累赘而不是一种资产。他们非常独特的语言是他们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一个巨大障碍。他们好象是一位卓越的，具有辉煌记录的运动员，但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其素质和技能都无法适应的一场新的竞赛中。这种情况对日本人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在最近的十年内才开始认识到这些事实。差不多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对外关系对他们来说，或者并不是非常重要，或者还是他们的能力可以应付得了的。我们不妨先对这种经历，作一番简单的回顾。

在日本历史黎明之前的六世纪，曾经有大量朝鲜人移居日本，这可能与日本对这个半岛的军事卷入有关。但是此后将近一千年中，日本人同外界只有很少的接触。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华文化的和平输入，而不是外来的战争和移民。随着贸易逐渐增多，也出现了一些日本人的海盗活动，十四世纪开始时，先是在附近大陆沿海地区，后来向外扩展远及东南亚。到了十六世纪，葡萄牙和其他欧洲人作为贸易商和传教士出现在日本，但在十七世纪时，就受到驱逐，他们的宗教也从日本列岛上被清除了。此后两个世纪中，除了同中国人、朝鲜人和荷兰人进行少量的和严格规定的贸易接触以外，日本就处于一种人为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从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人只经历了十三世纪中国蒙族统治者对日本的两次入侵，和1592年到1598年间丰臣秀吉企图征服朝鲜的几次对外战争或侵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既未遭受外来的侵略，也没有进行对外军事冒险的记录。

十九世纪中叶，当西方世界——当时在技术上远远超过与世隔绝的日本——来敲日本紧闭着的大门，并要求同它进行贸易时，对外关系首次成为日本人的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日本人被迫打开大门，并急忙努力掌握优良的西方军事和经济技术用来保护自己。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需要对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由于他们具有单一种族，艰苦奋斗，富有创业精神和集体合作这些传统的特点，他们终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任务，而其它民族在最初面临西方的优越技术时都显得无能为力。

然而，日本被卷入的是一个危险的，巧取豪夺的世界。十九世纪末期是帝国主义登峰造极的时代，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相互争夺战略优势。因此，军事实力对日本的安全和它在世界上

的地位，同拥有工业力量一样必不可少。这就是他们特别强调发展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最终走上对外扩张道路的基本原因。日本认为，如果朝鲜被一个敌对的大国所掌握，就无异是指向他们心脏的一把尖刀。日本为了控制朝鲜，进行了两次战争，并且两次都赢得了胜利。第一次是从1894—1895年的对华战争；第二次是从1904—1905年的对俄战争。从这两次战争中，涌现出一个其范围包括台湾、朝鲜、满洲南端和萨哈林南半部的日本帝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已经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大国，而在那次战争中，日本又将其经济统治扩展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日本通过那次战争还夺取了北太平洋上一些德国殖民岛屿和中国沿海山东省的一些德国租借地。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在对外关系的认识上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军事实力和扩张一方面给日本带来安全，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种新的脆弱性。日本军事力量赖以生存的工业基础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使得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要依赖国外的物资供应。铁矿石和其它主要矿产品都要依赖外国，使陆海军能够开动起来的石油，大部分来自印尼（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和美国西海岸。作为人体蛋白质和农业肥料重要来源的大豆产自满洲，而有些大米则是从朝鲜和台湾运来的。存在的问题简直无穷无尽。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日本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也与日俱增。

然而，国际环境已经变得更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扩张。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尽的西方大国已在呼吁要求停止对外征服，并主张在国际合作中寻求安全。因此，日本的任何扩张都将引起国际上的谴责而不会受到钦佩。民族主义精神在欠发达国家，特别在中国也日益高涨，而中国则是日本进一步扩张的最大希望所在。贸易抵制和民众的反抗使得帝国主义的扩张遭

到比以往更大的威胁而感到前途渺茫。

在这种环境中，二十年代的政党内阁，在反对实行高额税收，并担心国际贸易会遭受损害的企业家的强烈影响下，放弃了军事扩张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撤出山东，停止对西伯利亚的军事冒险，从国民预算中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并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期间同意把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数量限制在同美国的两洋舰队，和英国的全球性舰队 3:5 的范围之内。日本人一方面保持其西太平洋的军事统治，与此同时，依靠国际贸易和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为其膨胀了的经济寻求安全，也就是威尔逊总统和国联所代表的那套理想。

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军方如何改变了这一政策，并于1931年开始大举入侵满洲，把日本推上了一条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我们在这里无需重新详细研究这种急剧倒退的各种原因。当然，国内的不满，尤其是军方对政党内阁的对外政策不满，肯定是一个主要因素。1929年的世界经济萧条对日本的打击也是原因之一。这次经济萧条大大加剧了国内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而由于贸易限制，日本人面临着被排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之外的威胁。日本有人认为，西方大国已经在帝国主义扩张中大捞了一把，此外，他们都拥有广大的领土，世界经济萧条对他们来说威胁也较小，现在却反过来要诱骗日本在它还未取得足够维持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地盘之前就放弃扩张政策。他们认为白种人已经为他们自己夺取到象北美和澳大利亚那样世界上最好的大片土地，并且用一种傲慢的种族上的理由把日本排斥在外。因此，日本人还是同以往一样被禁锢在他们自己那块狭小的岛国上。

满洲事件导致日本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同中国军队的冲突也更为频繁。当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西北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起来抵抗日本进一步的入侵时，终于爆发了对华战

争。日本军队赢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控制了大部分中国领土；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共产党则从其辽阔国土的大后方坚持抗战，日本的军事机器也就陷入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泥潭之中。日本继续不断地扩大战争以击败中国的抵抗。由于日本同德、意结盟，因此，美国人就把日本称霸东亚的行径同纳粹企图在欧洲建立霸权的野心联系起来，从而加强了对日本的经济压力。1941年夏，美国对石油实施事实上的禁运也就迫使日本政府要求对美国进行战争，要求屈服投降。日本选择了战争。日本人在开始时赢得了一些辉煌的胜利，但终于1945年以全面崩溃而告终。这样，日本也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被置于一个外国征服者的统治之下。

（三十四） 中立还是结盟

战后，日本人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完全新的环境之中。日本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抛弃的国家，人民穷困潦倒，悲观失望。他们既没有军事力量也缺乏经济实力。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军事威力已经完全无法同新崛起的核超级大国相比。无论国家或个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求得生存。后来，他们终于重新获得独立，并且逐渐繁荣起来，经济上也变得强大了。他们发现，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日本比以往更有赖于世界资源和国际贸易。但是，他们在谋求解决这个问题时，已经不再拥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手段。实行帝国主义扩张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唯有和平贸易才是日本未来生存的道路。

日本这个小小的帝国已经被战胜国肢解了。朝鲜、台湾、满洲和萨哈林等已不再是它的领地，甚至它本身的一些固有领土，如千岛群岛，以及在一个时期内琉球群岛和冲绳等岛屿

也被夺走了。此外，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已经越来越强大，实行帝国主义统治，更不用说进行新的征服，已经十分困难。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很快发现它们无法保住原有的一些殖民地，尽管它们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已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大陆国家仍能对其广阔的领土及生活于其间的人民实行统治，苏联和中国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而所有海洋帝国都纷纷土崩瓦解。殖民主义国家，有时为了保持其帝国统治也发动战争，例如，荷兰人在印尼，法国人在印支，阿尔及利亚和葡萄牙人在非洲所进行的战争。但是，多数国家都自动放弃这类战争而承认新的现实。在这种国际环境中，任何日本人，不管思想如何守旧，也不可能想到再进行帝国主义的征服。

显然，日本只能选择一个具有开放性贸易的和平世界。最初，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激烈情绪，和对和平主义的无比热情主要是对战争恐怖及战争给人们造成的苦难所引起的感情上的一种反应，但这种态度渐渐地成为一种合理的信念。随着战后激烈情绪的消失，并且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后，强烈而理智的信念仍然认为世界和平对日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和平在大多数日本人的思想上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感情和理性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深刻和真诚的。当日本还是毫无实力并在外国占领下时，当然也就不存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大多数日本人都赞同必需要有世界和平。但是，当日本重新获得了独立，并且不久就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时，在一个事实上被划分为互相敌对的军事阵营的世界上，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和平，日本应当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他们认为日本应该避开任何类型的战争，并尽可能设法避免卷入国际争端中去。政府在得到普遍赞同的情况下，就采取一种日本人所谓的

“低姿态”以设法达到这一目的，并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日本的经济。但是，除此以外，一场更为深刻的争论发生了，即日本是通过同美国紧密结盟，还是同它划清界线而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严格的中立来获得其自身的安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是过去二十年内日本政治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美国强加给日本人的。1951年美国决定在没有苏联和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单独同日本签订了和约。与此相应，日美之间又签订了一个安全条约，允许美国在一个独立的日本保留其军事基地，并对日本的防务承担义务。从美国的观点看，这两个决定都是不可避免的。占领时期已经太久而日益显得有害无益，再继续下去将会使已经取得的成就遭受损害的危险。但是，签订一个包括各方在内的和平条约又是不可能的。邀请中国参加是困难的，因为美国同其盟国之间在哪个中国政权是真正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美国承认国民党而英国和其它一些盟国则承认北京的人民共和国，当时美国则同它在朝鲜进行战争。很显然，莫斯科和北京都不会同意美国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和平条件，尤其不会接受美国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但是，无论从加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地位，还是为了保卫，否则就毫无防御力量而又危险地处于暴露地位的日本来说，美国人认为这些基地都是极其重要的。

日本的保守派政治领导人理解并赞同这种理由。吉田首相首先主张继续保持同美国的防务关系，他的后继者岸信介也支持这一政策。甚至比较温和的社会党人也同意需要有一个“单独的和平条约”而在这个问题上同左翼发生分裂。然而，其余反对派组织则激烈反对。在他们的眼里，美国人已经从解放者变成为阻止日本实行进一步改革的敌人。在他们看来，美国想要日本加紧经济恢复是为了加强它自己在冷战中的地位，并因

此而排除了使日本经济社会主义化的可能性。他们更多地同情共产党国家，并把它们看成是反对资本主义侵略的真正的“和平阵营”。他们认为安全条约和该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拥有军事基地将给日本造成危险而不是给它带来安全。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基地将不可避免地要卷入美国的战争中去，从而也将成为对方进行报复的目标。他们还感到安全条约和这些基地是对宣称放弃战争的日本宪法的践踏，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个宪法都非常引以自豪；另方面也是对他们要在国际冲突中保持中立这种强烈愿望的践踏。

这种态度被日本广大群众所拥护，而至少部分地也被许多保守政党的支持者所赞同。经济成就是自民党的主要政绩，而同美国结盟的对外政策则是它最大的弱点。对日本人来说，中立比同任何一方的消极同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遍布各地的美国军事基地，尤其是东京附近的基地刺痛了日本骄傲的心，并经常成为社会动乱的因素，因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牵涉到美国军事人员的不愉快事件和罪行。最初，他们只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这种制度同十九世纪令人憎恨的治外法权相类似。军事基地占用了本来可以另作用途的上好土地，1954年东京附近立川美国空军基地提出要在砂川加宽飞机跑道的建议终于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示威游行。世界其它地区的人可能对苏联在捷克、匈牙利或者柏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压力而感到不安，但这些都对日本人来说都是遥远的事情，而在他们自己国土上的美国基地和军事人员则突出地使他们回想起往昔令人憎恨的军国主义。

日本对美国人的核武器特别敏感。日本人曾经是那两颗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结束的原子弹的受害者。当1954年，美国在太平洋中部比基尼岛上进行原子试验的散落物飘落到一艘

日本渔船“福龙丸”上，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时，激起了公众巨大的愤怒。这一事件被夸大为投向人类的第三颗原子弹。每年8月6日在广岛举行的规模巨大的为纪念第一颗原子弹受害者的追悼会成为反对美国和安全条约的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到了1961年这类公众的活动开始分裂为各种对立的派别，随着日本对苏联和中国核武器的关注，反美的浪潮也日益减弱了。

日本人对核的敏感，有时被人说成是一种“核变态反应”，不仅仅限于武器，同时还包括核发电厂和核裂变。六十年代，日本小心翼翼地将商业用电也由核发电厂供应。发展这种动力对这个缺少能源的国家来说尤为必要，但却经常引起激烈的反对。最初，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但后来更多地是遭到那些不愿同核发电厂为邻的当地居民的反对。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舰艇也是遭到抗议的一个突出的目标。只是经过几年周密地谈判并且保证绝对安全以后，核动力潜艇才于1964年被允许进入美国在日本的海军基地，开始时仍然还要面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冷静下来了。1968年，人们对越南战争的激烈情绪日益高涨，正当这个时候，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前来日本访问，又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抗议。日本自己的实验性核动力船“陆奥号”，因没有一个日本港口同意被用作为基地，也终于1974年以失败告终。

在整个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政治上的许多争论都是围绕着基地问题，反对军事基地，反对核武器的示威游行，以及反对安全条约，等等。1960年对该条约进行了修改，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一事件导致了日本战后最大的一次危机。这一修改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中的某些内容已不适用于象日本这样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例如，该条约规定，应日本政府请求，驻日美军可以用以镇压国内动乱，并

规定日本人无权控制美国的核武器，而日本公众对核武器则最为恼火。该条约没有终止期限，也未规定如何废除。1960年修改后的条约删去了可以使用驻日美军解决日本国内政治问题的条款，并将条约期限规定为十年，期满后，任何一方只要提前一年发出照会即可宣布废除。关于核武器问题，新条约和一些附款规定，如事先未同日本政府磋商，美国不会对在日本的武器装备作重大的更换。用更直接的语言说，就是美国将不在日本部署或贮存核武器，甚至也不将核武器带进日本，如果没有得到日本正式的同意，而大多数人认为日本对此决不会表示同意。这些关于事先磋商的规定，意味着日本拥有否决权，这也适用于美国为了它在国外，例如在朝鲜的直接军事行动而使用在日本的军事基地等情况。

这些修改自然使日本领导人感到高兴，但是反对势力——那些分裂出来组成民主社会党的人除外——则决定为反对批准该条约而斗争。他们的理由是，原来的条约虽然不好，那是日本没有获得自由之前强加给它的，而这个新的条约，尽管有所改进，是现在已经独立的日本自愿同意签订的。一些对外的因素也加剧了公众的情绪——U-2事件，一架美国的间谍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因此艾森豪威尔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一次最高级会议被取消了；岸信介要求下院强行通过这个条约以便艾森豪威尔定于6月19日访日之前使该条约生效。反对派认为这无异于首相的反民主行动和美国干涉日本内政，结果引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骚动。

新的安全条约批准生效以后，政治形势倒也平静下来了，而在后来几年里，关于中立还是结盟的辩论也不是那样激烈；另方面，池田新首相在国内政治中采取一种“低姿态”，并提

出十年内“收入增加一倍”的计划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日本日益增长的经济繁荣方面来。与此同时，另一个有关防务问题上的冲突，即反对政府无视宪法第9条，要用自卫队的名义创建一支陆海空军的斗争也平息下来了。

当1950年，留驻在日本的美军地面部队匆忙投入朝鲜去阻挡北朝鲜的进攻时，麦克阿瑟曾命令日本人创建一支国民警察预备队以取代美军在日本的职能。政府在结束占领状态时重新组织并且扩大了这支部队，而在1954年再次扩大并重新命名为陆海空军自卫队，隶属防卫厅。

保守派政治家显然感到日本应有某种自己的防御能力，但与此同时，由于财政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又希望把这支力量保持在较小的规模上。吉田及其后继者以宪法和民众态度为理由机智地对美国要求自卫队加速增强军事力量并要它在范围更大的地区内发挥作用的压力进行了抵制。最后，美国政府终于接受了日本的观点，即鉴于日本当时的政治气候，能够指望日本的，可能也是最明智的方针是采取一种非常有限的军事姿态，因为日本的近邻对恢复日本的军事力量感到忧虑。目前，自卫队三军的总人数为277,000人，只稍稍超过1954年规定的25万人的限额。

自从占领以来，相对来说，日本一直保持着很小的防务预算。最初，防务预算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稍多一点，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百分比也相应下降，近年来，已经只占0.7%—0.9%。与此相比，西欧主要各国约为3%—5%，美国为7%，而中国，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则可能占10%以上。另方面，现在日本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意味着其军事预算的实际数字是比较大的——占世界上第七位——维持着一支收入很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陆海空军。这支军队对世

界某些地区来说是很出色的，其空军，实际上在亚洲是属于第一流的。但是，日本的军事力量完全无法同美国和苏联相比，其军队人数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稍多一点，远远不到台湾或南、北朝鲜军队的一半。

日本反对党自一开始就激烈地反对建立自卫队，担心会复活战前的军国主义并指出建立自卫队是明显地违反宪法。公众舆论一开始也强烈反对。自卫队激怒了大多数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感情。大多数日本人渴望一种非武装的中立，这样，其它国家就会尊重日本高度和平主义的理想而不会对它发动进攻。麦克阿瑟似乎是把时代搞错了，坚持主张要将日本建成“亚洲的瑞士”。许多日本人也指望日本能成为瑞士那样其中立地位受到别人尊重的一个国家。他们似乎很不了解瑞士为此却承担着沉重的军事负担。非武装中立总是社会党人的一个口号，虽然共产党人更现实地信奉国家军事力量，只要这种力量是在他们控制之下。因为自卫队遭到反对，正象我们所见到的，防卫厅也无法升格为国防省，而公众对自卫队如果不是明显的敌视也总是持怀疑态度。自卫队在征募兵员方面存在着困难，往往招不到足够的人数，通常都低于官方规定的标准。在战后日本强烈的和平主义气氛下实行征兵当然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反对自卫队的声势已经日趋减弱。很少有人担心自卫队可能会导致战前的那种军国主义重新复活。自卫队本身尽量在各方面都起模范作用，保持一种低姿态，避免卷入任何政治中去而在发生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尽力为公众出力。在1956年高等法院所作的裁决和后来由国会通过显然是对宪法的重新解释中，关于自卫队的概念都是明确的。公众似乎也接受这一重新解释。一些年来，民意测验表明，一方面强烈反对自卫队作进一步扩充并承担国外的任务，与此同时，则普遍支持把自